

《一雕入神：日本佛教雕刻職人》 *Carving the Divine - Buddhist Sculptors of Japan*

Directed by Yujiro Seki, 2020, 97 minutes. Japanese, Japan.

謝竹雯

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
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
Ph.D. Candidate

雖然以「大乘渡人，小乘渡己」的說明開頭，這部片對於佛教的著墨僅是點到為止，以此帶出能普渡眾生的佛像的製作者—佛像雕刻師（仏師）的故事。導演関勇二郎（Yujiro Seki）耗時六年完成此片，「不像格鬥技那樣有戲，說到佛像（製作），就是每天安靜地不斷地雕刻，樸實無華的重複性作業」，而如何為這樣不起眼的日復一日說一個好的故事，「把沒有故事的東西創作成故事」，¹是他拍攝這部紀錄片最大的挑戰。本片頻繁地使用擊打聲為配樂，讓觀眾無時不想到師傅們槌打鑿刀在木材上的動作，記錄佛像雕刻師的苦樂與使命。

影片以導演的兄長、佛像雕刻師関侑雲的日常和言行想法為核心，擴及到他的徒弟、師兄弟、師父、師公、他的家庭，以及往來廟方的住持與信徒。影片主要圍繞三個主題：日本佛像雕刻文化中的傳承與師徒制（apprenticeship）、佛像雕刻工作與賦予佛像生命（animation），以及佛教與佛像雕刻在日本的地位與意義。這些主題突顯出佛像雕刻作為一種職業、與信徒溝通、以及體現人性等等的多個面向。

技術的世代傳承

関侑雲在收弟子時直言，「這不是佛法充滿的靈性世界，是職人的世界」，不能有自己意見，必須全盤接受師父指導，跨過一重障礙還有新的高

1 參考自導演訪談（天明寺 2021）。

牆等著，是不斷吃苦、少有快樂的修業過程。在片中也時常看到他疾言厲色地指責學徒的不足之處，強調「我也想要一直笑笑的啊，但是這樣你們不會進步」的嚴師出高徒精神。與此呼應，片中穿插他回到家逗弄小孩의 片段，展現其平常是位和藹可親的父親，為了學徒才成為嚴格的師父。而學徒們每日灑掃工作室，白天協助師父完成作品、接受指導，晚上才有時間著手自己的雕刻計畫，如此這般至少經歷三年的無償學習才能出師，隨後多半會在師父身邊多待幾年表達自己的感謝之意。関侑雲的師兄山田侑明甚至有感而發：「夫婦一世、親子二世、師徒三世」，強調師徒之間的緊密傳承。

每位佛像雕刻師傅都強調自己只是在承襲上一代的技術，這與Richard E. Ocejó (2017) 的作品大相逕庭。Ocejó的研究同樣觸及手工職人與學徒制，但是強調年輕人在傳產中的創新精神和能動性。這一強調把從師父身上習得的技術精確地傳承下去的取向，在佛像雕刻師出師時，會從師父的名字中獲賜一個字成為佛師稱號中可以窺見，例如関侑雲從其師父斎藤侑琳繼承了侑，斎藤侑琳也從其師父松久朋琳和松久宗琳繼承了琳（松久朋琳、松久宗琳→斎藤侑琳→山田侑明、関侑雲、紺野侑慶）。

一 雕入神

影片中大量職人無言地工作的片段，讓我們知道雕刻佛像是日日打磨的技藝，必須反覆觀察師父的作品、熟習先輩的技術，甚至是向已故的前人學習。片中関侑雲師傅講述到京都旅遊所見佛像帶來的震撼，感到自身的不足之處，同時也藉由臨摹歷史悠久的佛像，來增加自己雕塑的靈感。這同時也落實到他對弟子們「你必須更認真地觀察」、「你要多用點心」、「你得看仔細一點」的訓斥上。進而我們可以看到片中有許多雕刻者屏息凝視佛像的鏡頭，細細審視觀音的玉足、與掌中逐漸雕鑿成形的菩薩對視。

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凝視，是関侑雲的師弟紺野侑慶在製作閻王像頭部模型時，不斷看向鏡中自己咧嘴的笑容，來回比對手中的黏土雛型和自己表情的相似性，逐步以刮刀修整，將自己的笑容化為閻王的笑容。這樣的「望眼欲穿」，即佛像雕刻師透過臨摹，讓作品更貼近往昔的大師作品，又或者更貼近自己的容顏，透過鑿刀逐步賦予佛像生命。日本佛像成佛與台灣神像

具備靈力（林瑋嬪 2020）的過程不同，片中也並未聚焦在佛像入寺儀式，但是佛像雕刻師投射部分人的特質於其作品上，廟方期待佛像的新表情讓信徒驚喜，這些行動和實踐使得佛像雕刻栩栩如生（Silvio 2019），展現出佛像雕刻由木成佛、一雕入神的過程。

佛教與佛像雕刻在日本社會的地位及意義

Joseph Hankins（2014）關於日本皮革業與部落民的民族誌，指出在勞動過程中創造出一種關於該群體的文化與論述。與部落民的遭遇相反，佛像雕刻師無疑是受人尊崇的職業，有其自身透過創作而形成的特殊文化，但是這份工作也同樣隨著時代推移逐漸式微。片中提到當代佛像雕刻師工作的一環便是推廣佛像，透過面向大眾的開班授課，到學校講解日本佛像雕刻的千年歷史。片中関侑雲的師兄山田侑明感慨，對日本人來說，佛像是到附近佛寺就能夠看見、膜拜的理所當然的存在。這是令人感激的事情，但正是因為在日本太普遍、太近身，因此不受到日本人的注意。反而是因為外國人驚豔於日本佛像之美，日本人才能重新看到佛像的特出之處。

這其實也對應到導演自己的生命歷程和拍攝本片的動機。導演因為出國留學就業的背景，讓他想要重新審視自小習以為常的佛像，以及自古以來傳承至今的佛像雕刻。²影片後段我們看到関侑雲前往311東日本大地震災區的佛寺，接受雕刻一尊佛像的委託，他向寺廟住持解釋佛像手勢具有冥想或救贖等不同的意義，並提問：倖存者想要從佛像獲得什麼？這段道出佛像雕刻在日本持續千百年的原因，是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悲劇發生，佛教和佛像撫慰並渡化受災的人們。影片尾聲的旁白以佛教「入我我入」概念作結，而引領人心與佛心合為一體的，正是職人巧手造就的佛像。影片中的幾位佛像雕刻師訴說自己對於人類苦難與罪惡的想法，臨摹自己的表情，將人們的喜怒哀樂雕刻成為佛像的萬千姿態。佛教雕像代表著神性，當人看著佛像，心與佛像相契合，就可以視自己為萬千品象之一，人即佛／像。千槌百鑿而成的各種佛／像，亦是人的萬千面孔與形象。

2 參考自導演訪談（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アーツ学院 2018）。

影片美中不足之處有二。首先，導演未將出場人物明白標示，讓觀眾隨著影片的流轉，揣摩或困惑於登場人物的身分，尤其是眾佛像雕刻師之間的關係，不知道導演是否故意採取這樣的表現手法，讓觀眾關注在互動而非個人？另外，傳統的師徒制多以男性為主，片中看見女性學徒的出現令人眼睛一亮，不過除了被責罵學藝不精以及端生日蛋糕給太師父之外，並無更多關於其成長的描寫，實屬可惜。³

《一雕入神：日本佛教雕刻職人》引領觀眾一窺平時不易納入公眾視野的古老職業的當代日常。當我們在佛像前雙掌合十祈禱的同時，也感懷佛像雕刻師跨越千年傳承下來的一種藝術、一種職業、一種生活方式。

參考書目

林瑋嬪

2020 靈力具現：鄉村與都市中的民間宗教。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。

天明寺

2021 【天明寺ちゃんねる】インタビュー#3 関勇二郎氏。網路資源：<https://youtu.be/3aqABjZShkw>，11月15日。

国際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艺术学院

2018 「日本人」の壁を越えて 仏師を撮り、世界から注目される映像作家・関勇二郎が語る「海外PRの方法」。網路資源：https://gcai.jp/appearance/movie_global，2021年11月15日。

Hankins, Joseph

2014 Working Skin: Making Leather, Making a Multicultural Japan. Oakland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.

Ocejo, Richard E.

2017 Masters of Craft: Old Jobs in the New Urban Economy. 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.

Silvio, Teri

2019 Puppets, Gods, and Brands: Theorizing the Age of Animation from Taiwan. 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.

3 筆者比對調查後發現，該學徒在2016年從関怱雲師父獲賜雅號「怱藍」，成功出師。